

中国年度最佳文学作品精选

变数

中篇小说

中国年度最佳作品精选 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

变数

张 欣

变数

张欣^{*}

鲁浩明的家住在杨箕村已有三代人。杨箕村位于广州市的东面，并不是农村，而是一个中下层市民居住区。随着工业社会的不断吞噬，它的周围出现了具有现代化都市风貌的开发区——异峰突起的新广州开发区，有了新修的广州大道和洛溪大桥，渐渐地，杨箕村变成了地地道道的都市乡村。

这里布满了旧城区常见的黑麻麻的古老的粤式庭院，结实的三层或四层小楼，但是楼梯窄而陡，让人想到《羊城暗哨》里特务接头的地方。楼梯连洗衣机都抬不上去，再说抬上去了也没用，水源很有限，又常常压力不足。楼上平台修着蓄水池，家家都有小天井，栽几盆易活的不用精心打理的花儿。

巷子里的石板路高低不平，四通八达，处处泛着青苔，人

^{*} 张欣：女，1954年生，北京大学作家班毕业，著有长篇小说及中短篇小说集多种，现在广州市文创所从事专业创作。

一陷进去，楼挨楼是一样的，让人分不清东南西北。如果配上芝麻糊的叫卖声，或许人就回到了晚清年代。

这一片市民区迟早会有一次大搬迁的。据说市政府领导手中的红铅笔不止一次地圈过这个地方，规划局也一次次在这块虚拟的废墟上绘制过一幅幅蓝图，这儿家家户户的墙壁上几乎都写着巨大的白石灰字：拆。

然而由于资金无法落实，老百姓便躲过了一次次的忙乱。现在谁还提拆迁的事，马上就有人手板心向上轻松地对你说，钱呢，要上亿呢。

蟹脚巷的形态如同螃蟹的脚一样，不是笔直的，有一点自然的弧度。鲁浩明的家就住在里面。在他爷爷辈时，家里靠开土杂店起家，后来置起了两个很像样的杂货店，赚了钱，买了蟹脚巷内这幢看上去很不像样的三层楼。严格地说，三楼就是阁楼，当然没有防潮、隔热这类设施，现在由于南下到广州“赶海”的人颇多，找不到地方住，连废弃的仓库、单车棚都要一个月几百元的租金，所以鲁家的三层阁楼租给两个流浪记者了。

二楼有两间睡房，浩明和一直没嫁出去的姐姐丽明各住一间，楼下就是客厅和一间小小的睡房，母亲不爱爬楼就住在下面。

浩明的父亲已经是货真价实的工人阶级，在现在的第二公共汽车公司的前身开电车，母亲就在那里当会计。

日子过得相当平淡。

一天清晨，浩明的父亲起床准备去上早班，喝了两口粥觉得胃部不适，就没再喝了，他是老胃病，所以并没有怎么

在意。走前他突然对老婆不上不下地说了这样几句话：丽明将来干什么我们就别管了，总之是要嫁人的，但浩明还是得读书，将来不要靠力气吃饭要靠脑子吃饭。

浩明的母亲一头雾水但又只好连连点头。

也就是这一天中午，浩明的父亲急性胃穿孔并发腹膜炎，昏迷之后送到医院，医院又误诊为胆囊炎，决定开腹时血压就量不到了，结果人死在手术台上，临行前一句话也没留下。

当时的交通分局叫浩明去顶替父亲，学开车当司机。这在那个年代算是好工作，但浩明的母亲执意要浩明继续读书，最终浩明考了两年，才考上一所师范学院，毕业以后分配在区党校行政办公室。

浩明天性温厚，不喜钻营，在党校也就是夹夹报纸，喝茶，跑跑印刷厂，送领学习文件。他觉得这活儿闷是闷一点，但是轻松愉快，带金庸的小说去看也没人管，清闲的日子总是千金难买啊。加上现在邻居家的女儿区文秀与他“拍拖”（谈朋友），两个人常常深更半夜去吃鱼蛋粉。文秀是木偶剧团的演员，在大型神话剧里扮演过小鹿、小羊、小白兔等等，由于她发育晚，她妈妈说她是早产儿，所以至今还只是花骨朵儿，没有什么胸脯，胳膊腿儿都比同龄人要细很多。她人挺快乐，走到哪儿都哼着歌，又扎两根辫子，模样很清纯的。

丽明是一百个看不上秀秀，叫她木脑壳。

母亲倒还喜欢秀秀，但她觉得浩明的工作太没有前途，而且挣钱又少得可怜，便一天到晚挑唆儿子换工。你挨下去能怎么样呢？这是她最爱说的一句话。浩明道，我现在可以代

课了，领导答应过段时间叫我正式讲“政治经常学”的课，下面坐的全是科长、处长、书记什么的。人多么有满足感。母亲谆谆教导他说，那些都是空的，手上抓着钱，什么都好说。再说，我见得多了，秀秀这个女孩儿，心眼儿活得很，你没钱，她将来就不是你的了。

浩明被母亲吵得心烦，便说，换工换工，你说得容易，我今天辞工，明天去哪儿开饭啊？！母亲叫丽明到她所在的房地产公司给浩明找个位置，丽明道：“哪有姐弟俩打一家工的？别来搞我。”母亲知道丽明自私，平常买一包开心果也要拿到楼上睡房去吃，所以也懒得与她理论。浩明则动了肝火，凶巴巴地对丽明说：“好心同性恋都去恋一下啦，恋态佬，你以为你不帮我我就要饿饭啊？！”丽明不愿意别人提她嫁不掉这一茬，气得将手上的橘子皮向浩明脸上掷去。

吵一通，闹一通，浩明还是每天高高兴兴地在党校打杂，晚上和文秀到节节迪士高舞厅消闲。这个舞厅只有很少的座位，大部分年轻人都站着，买饮料和上厕所都踩着点儿，人最多的时候，大伙一块儿和着音乐的节拍跺脚，把门、窗上的玻璃都震碎了，非常刺激。

母亲见浩明如此挥霍青春，那一分焦虑，真是才下眉头，又上心头。丽明嫁不出去，已是她的一块心病，浩明又这样没有心计！文秀这种女孩子，母亲早看出来了，不见世面则已，一让她开了眼，浩明这么穷酸，哪能拴得住她？！幸好改革开放以后，三天死一个公司，五天又成立一个公司，浩明的母亲做了数十年的会计，如今也成香饽饽了。返聘的会计最受欢迎，又有经验又不占正式职工的名额，母亲选中了一

家公司做会计，全称是“沼泽音像有声读物有限公司”。

时间长了，浩明的母亲觉得盒带推销工作比较轻松愉快，赚钱又多，比如拿着《小李飞刀》的说书盒带到农村走一圈，订购量绝对直线上升，不费什么事，就能提成一笔钱。

由于工作关系，浩明的母亲跟劳工部长很熟，便力荐自己的儿子。劳工部长觉得推销员多一个不多，少一个不少，顺水人情何乐而不为？！便对浩明母亲说，这可是集体所有制，砸了金饭碗，你儿子肯吗？

在这一方面，母亲要比浩明开通，与其拿着金饭碗饿饭，还不如捧着泥饭碗吃饱呢，所以她跟劳工部长说好，敲定了这件事，再回头做儿子的工作。

一旦要离开区党校，浩明也有过片刻的犹豫，当年父亲坚持让他读书不就是希望他当干部吗？熬成了正式干部将来还能当授课教员，总比推销员有地位吧？！母亲道：“现在不同以前了，过去大家都穷，就看重地位，现在是谁有钱谁就有地位。做盒带，只要看得准，一下就发了。”问丽明的意见，丽明撇嘴道：“当然去找钱啦，难道叫钱来找你吗？！将来你穷得要借钱，不要盯着我这份，我是没钱借给你的。”浩明气道：“我会跟你借钱？！等我发达了，你在街上碰到我不要跟我打招呼啊，省得媒介笑话我有个老姑姐，丑得像煮毒苹果害白雪公主的老妖婆，岂不很没面子？！”两个随即又吵起来，浩明的母亲骂他们：你们不吵会不会死？！

浩明到沼泽音像公司上班以后，社会上各种各样的音像公司突然像雨后春笋似的长了出来，中国人做事喜欢一窝蜂，小至女人纹眉、纹眼线，大至炒股票、搞房地产。比如现在

时髦当经理，楼上掉块石头砸了五个人的头，其中三个都是总经理，另外两个是部门经理和项目经理。这是一点都不奇怪的事。问题是音像公司一多，竞争就格外地激烈起来，《小李飞刀》的版本就有七种之多，可是销售市场就那么大，没有绝活儿，人家干吗要买你的盒带？！

而找绝活儿又谈何容易，浩明和其他推销员想的一切招数，拿到公司商业情报部一核对，三分之二是与其他公司撞车的想法，还有三分之一不看好、没赚头的选题。

做亏了几种盒带之后，总经理开始按兵不动。

推销员的工资是象征性的，浩明初来乍到，基本工资比在党校时还少。母亲也没想到大环境变得这样快，感到特别对不住浩明，时时看他的脸色，有时背着丽明要给浩明钱，浩明倒没埋怨母亲，也坚决不肯要她的钱。但生活是一件很实在的事，至少他和文秀就不能随时去节节舞厅了，很多时候文秀还要请他吃宵夜。

文秀并不抠门儿，可是她的母亲、菜场卖鸡的香姨却是一分钱看得比车轮子还大。香姨长年开膛破肚地卖三黄鸡、竹丝鸡，渐渐身上有一股洗不掉的鸡屎味儿，久而久之人就叫她“鸡屎香”，她也不恼，照样粗声大气地与人打招呼。文秀每个月的工资必须如数交给母亲，说是替她存起来，以后嫁人时用。浩明在文秀面前把胸脯拍得扑扑响，言道：“要嫁还不是嫁给我，告诉你妈现在拿出来给我们用好了。”文秀光笑不说话。

话是这么说，浩明怎么会用文秀的钱？！文秀的零花钱很少，到了月底，浩明和文秀是两手空空，一贫如洗，就只好

到老年退休工作文化站去看免费录像。都是些老掉牙的片子，还有叽里喳喳的粤语，其间老年人的叫骂、咳嗽声不绝于耳，红双喜牌香烟烟雾把人熏得喘不上气来。

浩明对文秀说：“你一个礼拜别来找我，我非在家想出一个好主意，捞它一票。”文秀道：“我找你你就没主意啦？”浩明痛惜道：“爱情使人愚蠢嘛，再加上斗志涣散，什么来钱的招儿都没有。”文秀啐他一口道：“我就一个礼拜不找你，看你还变出钱来不成？！”

第二个星期，浩明果然像圈鸡似的把自己圈在家里，搬出自己从大学读书到在党校工作时陆续买的书和杂志，一目十行地哗哗乱翻，心想凭我这么丰厚的文学积淀，何至于出师未捷身先死？总会有些灵感冒出来吧？！

憋到第四天，还是没见什么姗姗来迟的灵感女神，文秀倒熬不住了，在楼下的天井里往楼上浩明的睡房窗户上扔小石子。浩明屏着一口气不理她，苦思冥想到深夜12点，心想，金庸和古龙都叫大大小小的音像公司做烂了，广播电台也来凑热闹，什么热门就播什么，做法是短、多、快，看来武侠类的有声读物是辉煌不再了；重新推出一个新歌手，现在不是时机，因为总经理捧红了沼泽音像公司的招牌歌星南国一点红。南国一点红又给公司带来了滚滚的利润，盒带发得最好时有四五十万盒，总经理乐得每天嘴巴都像广州的一种点心——笑口枣，咧得收不拢。直到现在两个还姘居着呢，总经理哪有心思另捧一个小歌星？再说民歌大联唱和怀旧歌曲回顾展，也是一阵风的事，救活了几个新音像公司，再炒也无疑是一道剩菜……想着，想着，浩明便捧着读大学时的一

本旧书睡着了。

第二天中午，浩明一觉醒来，发现手中的书掉在地上；同时有一张照片掉在地上。浩明睡眼惺忪地把照片捡起来，见是在大学时与同学的合影，顿时校园生活又一幕幕地出现在眼前。

最后，浩明有了一个自鸣得意的想法，把席慕蓉和汪国真的诗配乐朗诵录成盒带拿到大学校园去发售，绝对是有利可图的。

浩明从床上一跃而起，用毛巾抹了把脸就跨上老五羊牌破自行车直奔沼泽音像公司，刷刷刷地写出计划书闯进总经理的办公室，一口气讲完自己的设想和意图，盯着总经理的眼睛。

总经理池晓平半天没说话，既不看着鲁浩明，也不看着计划书，只是虚无地望着地板，情形像走神那样。浩明不知他怎么想，也就陪站着，内心里探着虚实。

突然，池晓平猛然在案上击了一掌，吓得浩明瞪圆了眼睛。晓平道：“你这想法好是好，可惜还温吞了一点。浩明你记住，在商场做事就要搏出位，搏到尽。”浩明不解地望着总经理，晓平笑笑才说：“人物换一换，不要席慕蓉和汪国真，换上自杀的顾城、海子……找最好的演员录音，最棒的作曲配乐……”浩明忍不住插话道：“自杀诗人代表作精选，大学生最喜欢这种东西。”

晓平笑着点头，并用右手食指贴住嘴唇噓了一声，叫浩明不要跟制作部说这件事，直接从会计那儿领钱去办就是了。浩明深明大义地点了点头。

领钱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母亲怎么会为难他呢？总经理同意的，她问都不问便把钱挂账，借给儿子。浩明当天就去了省话剧院，请了两位一级演员担任朗诵。当优厚的酬金摆在他们面前时，他们的神情严肃、负责极了，这两个大老爷们儿乖乖跟浩明进了公司的录音棚，经过几天几夜的鏖战，样带终于录好了。这件事浩明干得很漂亮，同时他又颇有感触，一是池晓平在关键的时候比他棋高一着，这不能不让他佩服；二是他深深感觉到投入工作，并且把工作成果转变为金钱的魅力，这真是太吸引人了；三是在竞争中求生存可以大大锻炼和提高人的智商。

自杀诗人作品的盒带，销售情况出乎意料地好，因为不仅自以为与众不同的大学生们喜欢这类东西，就连久居喧嚣之中已变得麻木不仁的都市人，也想听听阴间诗人的死前心声。

领到提成的钱以后，浩明意欲请母亲、姐姐、秀秀吃一顿像样一点的饭，到海鲜城去吃。母亲说：“不如也请上香姨一块去吧。”丽明赌气道：“有她们家任何一个人去我都是不去的。”浩明也气道：“你不去就自己在家下面条吃喽。我还会打包回来请你吃啊？！”

丽明近期开始给浩明介绍对象，女方是丽明所在的房地产公司的同事。一天下瓢泼大雨，母亲叫浩明去给丽明送伞。浩明推了一下推不掉，又碍于血浓于水，浩明不计前嫌，跑去房地产公司给丽明送伞，结果丽明的女同事对浩明特有眼缘，一眼看中他，便缠上丽明帮她从中撮合。

本来丽明是从不帮人的，她的名言是：你倒了你自己站

起来，我倒了又有谁来扶我？但这回情况不同，这位女同事是公司董事长的女儿，好好一个巴结太子党的机会，她是不会放过的。丽明怪癖是怪癖，但她有相当世俗的一面，并且赤裸裸地不加掩饰，你倒会因为她的真，不至于对她讨厌到家。

丽明向浩明力荐董事长的女儿，浩明虚荣地两眼发光问是哪一個，丽明说是穿短裙的那个。浩明失望道：“那么粗的两条腿还穿超短裙，除了她以外还有没有其他人选？”丽明道：“你真是地道的乡巴佬，今年香港又兴短裙，超级小甜心嘛。”浩明道：“超龄小甜心是真的，脸上有对称的蝴蝶斑，是不是嫁过人生过仔的？”丽明骂道：“乌鸦口，你别说黑人家，人家可是我们公司的女掌门人。”浩明手抚额头做眩晕状。

一个回合不行，丽明又软泡：“考虑考虑再答复我，不要一口回绝嘛，怎么比都比木脑壳强，人家可是房子、车子、大哥大一应俱全的。”浩明道：“那又怎么样？！你这么起劲，是不是你想要这些东西，所以才卖弟求荣？”

这件事一点可能都没有。丽明便迁怒于文秀，请文秀母女吃饭，她是一定要刁钻一番的。

文秀的父亲是饭馆的白案师傅，被聘到遥远的哈尔滨粤菜馆做糕点去了。

吵来吵去，横竖这顿饭吃不成，浩明赌气不吃了，买了一套师奶装送给母亲，然后就带着文秀去迪士高舞厅了。不过，他已不像从前那么贪玩，在沼泽音像公司干了一段时间，他发现暴发户们的头上的神秘光环已不复存在。凭他鲁浩明的小聪明，未必就挤不进弄潮儿的行列。

浩明在舞池里起劲地扭动着，变幻莫测的灯光在他的身上扫来扫去，他一会儿完全吞没在黑暗里，一会儿又在雪亮的碘钨灯下几乎变得通体透明。灯光急剧地变化着，忽明忽暗，时有时无，灯下的浩明与文秀一样，舞姿里已经有了明显的卡通效果。

正当浩明准备大干一场，在音像界打好基础争得一席之地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他想都想不到的事。

由于在校园里撞了一回彩，大伙都觉得大学生跟农民一样好骗，所以池晓平决定继续在校园挖陷阱。他找了一组甜歌叫南国一点红演唱并赶录，叫鲁浩明写煽情海报词，浩明多次提议把甜歌改为校园民谣，池晓平不同意，也没有与他争辩，只叮嘱他不要耽误了。

浩明又在家里憋了好几天，晚上喝着文秀煲给他的乌鸡炖水鱼，才想出这样几句酸词：爱人的话太甜，听一听教人醉；多情的风太妩媚，今夜又想煽动谁？啊，魂梦飞飞，夜夜轻吹，让我爱得连头也来不及回……请听纯情玉女南国一点红让你痴迷让你心碎的歌声……

文秀听了之后觉得很好，笑对浩明道：“你怎么这么有文采嘛。”不过她看了南国一点红的近照又说：“这哪是什么纯情玉女，一看就是那种很会跟男人睡觉的女人。”浩明道：“好眼力，可是她跟我们总经理好，我说她是性感情人，不是要砸饭碗啊。”

到了公司，浩明直奔总经理办公室而去，发现总经理办公室门户大开，许多人在里面吵吵嚷嚷的，他这才觉得整个公司的气氛都不对，挤在人堆里听来听去不知怎么回事，便

到财务部找母亲。

财务部的人更是一个个灰头灰脸，神情如丧考妣。浩明的母亲一见到他，忙从办公室里跑出来，拉浩明到一处僻静的地方说：“出事了。”浩明道：“何事惊慌？”母亲道：“池晓平带着南国一点红卷款跑了。”浩明道：“不可能的，南国一点红刚录了带子，正准备宣传发行呢。”母亲急道：“那还不是障眼法，叫大伙失去警惕性呗。他出差前，陆陆续续地调走了公司大部分款子，说是与人联营搞一个大项目，现在出差一个礼拜了，没往公司打过一个电话，他的拷机、大哥大号码全变了。昨天到他家去，房间搬空卖给中介公司了。就这样我们也不信，今天一早银行来人了，说贷款连本带利已经到了最后期限，明天就来清盘了。”

浩明这才傻了，怔怔地不知说什么好。母亲顿时眼泪汪汪地说：“浩明，妈真害死你了，如果呆在党校，倒还有一碗安乐茶饭吃。”看着母亲花白的头发，浩明故作轻松道：“这也没有什么，是我们成长必经的风雨嘛，新时期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那就是你周围全是食钱怪兽，而你却处变不惊……”说着说着浩明就觉得不是自己了，因为他心里也觉得没着没落的，不过这样一说，母亲似乎心里好受了一些。

不知为什么，浩明在恨池晓平的同时又有点佩服他，至少这回他棋高一着又是他没想到的。他觉得这个人的思维总是急转弯，而且下手又毒又狠，他觉得自己发了一盒磁带就想成准暴发户未免太幼稚了。下海这个选择是看着容易做起来难，他池晓平是有文化的商人，再加上一点流氓秉性，比较容易成为乱世英雄。浩明认真掂量一下，觉得自己望尘莫

及。

这天母子俩很晚才回到家，丽明等不及先焖了一锅饭，见母亲没有带菜来，还与浩明同时黑起一张脸，便去炒了一碟鸡蛋，砰地一声放在餐桌上没好气道：“怎么了嘛，我又没有死，你们也不必这么垂头丧气。”

母亲叹了一口气，告诉丽明公司发生的事。丽明对浩明说：“现在找工作可难了，卖凉茶要 30 岁以下的，洗碗刷盘子要懂外语。”浩明把脚跷到茶几上，有气无力道：“我正好 30 岁以下，粗通外语。”丽明冷笑道：“难道你会去卖凉茶，洗盘子吗？！别逞能了浩明，现在你没得想了吧，还是跟我们董事长的女儿好，我保你在公司稳稳地坐上一个部门经理的交椅。”浩明无奈道：“我天天面对那个人会英年早逝的，有没有工作都罢了。”

见他们又要吵下去，母亲忙说：“还是先吃饭吧。”

第二天清晨，一觉醒来的鲁浩明便成了头号闲杂人员。找工作并非易事，骑驴找马犹可，没地方开饭了心急火燎地去找，几乎处处碰壁。

浩明心情不好，也不去跳舞了。

然而，一连数日，文秀也不露面。浩明心想，难道她比我还先学会势利了？！我还没要董事长的胖女儿，她倒先躲着我了。人倒霉的时候特别敏感，浩明越想心里越不是滋味，索性吃饭后找到文秀家，憋着一口气想吵架。

区文秀家的晚饭才刚刚开始，原来是文秀的父亲区伯从哈尔滨回来了，同时带来一个客人，这人长得高大、威猛，一看就知道是北方人。“鸡屎香”做了很多菜招待老公和客人，

见到浩明便招呼他坐，文秀便上前拉浩明坐在她旁边，先给他盛了一碗菜干猪肺汤。浩明看她和从前并无变化，而且好像也不知道他已成为闲杂人员，心里也就没气了，人家父亲大老远回来，几天不来找他也在情理之中。

区伯把客人介绍给浩明，称这个人是姜总。姜总笑道：“姜什么总，叫我大发吧。”区伯忙道：“姜总的名字起得好，旺财，他在哈尔滨开粤菜馆，发市发得不得了，现在又想在广州开菜馆，我是钱的腥味都闻到了。”大发慢条斯理道：“托您的吉言吧，我在这边可是两眼一抹黑，就全仰仗你们了。”说完还看了浩明一眼，浩明慌忙微笑着点点头。

不过他对大发的印象还不错，觉得他人很爽。

很自然地，接下来的事就是浩明陪姜大发跑有关事宜，比如饭店开在什么地方，才有可能门庭若市。租金也是个大问题，广东人欺生，如果大发的北方口音一露，价格肯定居高不下……另外跑工商，跑税务，都是烦心的事，区伯年纪大了，也不懂这一套复杂的手续，只好委托浩明。浩明反正没事，心想多跑跑也省得闷在家里心烦。

有了近距离的接触以后，大发对浩明的印象也不错，本来大发对南方人颇有成见，但浩明显然不是太精明的那种人，而且浩明一开始给人的感觉是不热情，总是一副漠然的表情。大发到了陌生地，当然希望宾至如归，碰上浩明这种“煮不开”的样子，开始还真不习惯。

渐渐地两个人熟了，大发才觉得浩明比较实在、可信，说话做事总是留有余地，姜大发心想，饭馆的地方定了，还得装修、请人等等有一大堆事要张罗，自己的定位又是飞来飞

去地盯两头，这边的饭馆一定得用个心腹之人，如果他早不言明，不跟浩明谈定，人家后面的事怎么肯白帮忙呢，即便看在区伯的面子上肯，他也要不好意思了。

饭馆起名叫雪莲花东北菜，大发开门见山地请浩明当总经理，负责全店的事，工资听上去不低。不过浩明并不显得特别高兴。

君子远庖厨，浩明对开饭馆真是一点兴趣也没有。以前曾有一次跑过菜市场，“鸡屎香”叫他帮忙看看档口，她有急事离开一下，浩明不好拒绝，只能站在那里摇着拍子赶苍蝇，他不是怕人看见，那有什么？！看鸡店嘛，又不是上妓院，怕什么怕？！就是滋味不好受，守着一堆新杀出来的鸡，血肉模糊，五脏六腑摊得处处都是——买主要由此断定鸡是否新鲜，所以不能收拾得太干净，鸡爪子直挺挺地绷着，似有无尽的冤屈，这些都还好说，关键是那股说不上来的味道扑鼻而来，绝不会随风而去，熏得人什么人间烟火都不想了。

他管饭店，难道不到厨房去？！想一想都败胃口。

回家跟母亲商量，母亲喜道：“这么好的事你又不早说，害得我没有一个晚上睡得着觉。”

鲁浩明道：“没劲。”母亲推他一把道：“真跟你那个死鬼爸一模一样，拾到金子都不会笑。”

饭店开始装修以后，大发和区伯又飞回哈尔滨，一切事宜委托给浩明。浩明每天踩点监工，中午也不走，跟包工一块儿吃盒饭，包工头搞不懂他，负责是负责，可人没精打采的，叫他去饮茶，抠女仔，不用守得这么辛苦。浩明不吭气，心想，我们买的杜邦漆，我一走，你用国产漆对付，杜邦漆

拎回自己家里，我找谁去？！难得被人信任一次，再说，有事做的感觉总是好的。

住在三楼的两个流浪记者，一个名叫冼雄财，另一个叫季风。季风这个人瘦高，戴着罗圈眼镜，外加驼背，所以记忆中从来没人叫过他小季，都是老季老季的。他爱咳嗽，脸色像肝硬化病人那样黯淡。冼雄财是个男人却长得粉雕玉砌，脸上没一处有棱角的，日子别管多落魄，他总是白白胖胖，让人想到“男同志”中的女角。

季风毕业于名牌大学，冼雄财是学美术的，他们从外地来因为户口问题给生活带来极大的不便，冼雄财给不同报刊画版，报社的要求很刻薄，限时限量，大报的有些美编接一堆私活儿，有的忙乎自己的摄影个人展等；小报压根儿不请专职美编，给冼雄财这样的人派活儿，反而能保证质量。季风有一个外号叫做“老枪”，源自他当文字枪手已有多多年，早在大学时他就以代写毕业论文捞了不少外快，大四的学生忙实习、忙找工作，哪有精神坐下来引经据典？！所以这也是公平交易。

后来学校搞多种经营，专为干部和大款们设置了“研究生班”，季风前后帮助几个干部和大款包做作业、应付考试、设计毕业论文直至取得硕士学位。这期间，季风可以拿到酬金不说，偶尔也会有黑色的小轿车拉他去某大酒店吃顿海鲜什么的。

从此他得一雅号“老枪”。

南下的季风并不是找不到工作，报社固然难进，但人才交流中心、咨询创意公司等单位对他还是颇感兴趣的，但季

风觉得到这类地方没意思，钱不多还要受制于人，当流浪记者是他自己的选择，他渴望自由。再说“南北大拼凑”的新闻稿他早已驾轻就熟，有时把海南商报上的消息一字不差地寄往漠河，命中率高又无被人识破的危险，小稿费单像雪片似的飞来，连收租婆，也就是鲁浩明的妈妈都看红了眼。

季风的胃口在学校时就养大了，所以他已不为小钱而动，目前花主要精力替人捉刀代笔写电视剧，名家一集 10000 元，他出力不出名每集得 3000 元。季风是学中文的，又爱好文学，他挺爱干这活儿，何况还有利可图。枪手也有高下之分，季风的东西就比较好通过，所以找他写电视剧的人至今没断过。

对于鲁家的人，小洗和季风能接受的只有鲁浩明，没事的时候就谈浩明的妈妈和姐姐的坏话。他们觉得浩明的妈妈是个财迷，准时准点地收房租，电费摊到他们头上的也偏多，“当然啦，你们要看书写字，常常熬夜，我们没有文化，睡得早。”她不但要这样说，还总会夸自己房子好，便宜，好些人盯着呢，以便敲山震虎，让小洗和老季感恩戴德。然而市场上哪怕是花生油涨了两毛钱，都是她提高房租的依据，隔一段时间就得跟她讨价还价磨嘴皮子。

浩明的姐姐是不能看到有女孩子来找季风或小洗的，只要有，她先像户籍警那样查突袭，末了送走了客人一回身，总能见到她那张猪肚子脸，“我们家可是几代清白的好人家，你们可别把这儿当应召马栈。”

回到二楼，季风对小洗气道：“你他妈的去跟她睡一觉，这毛病就给治过来了。”小洗道：“你他妈的去跟她睡呢，你不跟她睡怎么知道老处女是怎么回事？怎么写电视剧？！”季

风一下子笑起来，“我操，我他妈的还想知道杀人是什么滋味呢。”每逢无聊的时候，浩明就会跑到三楼听那两个人胡扯，他觉得他们说的事都挺有意思的。

老板带着情妇卷款逃跑的事他没有告诉他们，因为被人玩纵然有一千个理由也敌不过一个蠢字，自己蠢就是了，有什么可炫耀的？！

他觉得他们虽客居他乡，寄人篱下，但仍活得很洒脱。同样是大学生，人家的脑汁如此够用，自己生于斯长于斯，竟然混得还不如他们，心里觉得很没面子，但失落的时候又情不自禁地往三楼跑。

“楼上是职业介绍所吗？”母亲近乎质问他。

一天晚上，浩明来到三楼，见小冼和老季正对饮，地上放着一箱啤酒，只是没什么菜，浩明便下楼从冰箱里拿了姐姐买的盐焗鸡——晚餐剩下的半只，端上楼，跟他们一块儿喝。老季问道：“你女朋友呢？”浩明道：“她是一阵儿一阵儿的，最近晚上老有演出。”小冼道：“现在木偶戏还有人看吗？”浩明装作轻松道：“管他有人看没人看，反正是政府拨款。”

老季道：“那你可要居安思危，别等剧团解散了想办法。”浩明心想，我现在自己还没着落，也不知东北菜在广州玩不玩得转，还顾得上什么呀。老季又道：“女孩子你不能光带着玩，你得替她圆梦，她才会死心塌地地跟着你。”浩明也只是笑笑。

联想到母亲对秀秀的担心，他们的说法真是如出一辙，浩明倒觉得没那么严重。

话题转到现在的报纸上，这时浩明的脸已经涨红了，老

季是红色的脸，只有冼雄财的脸越喝越白。老季道：“现在的报纸除了讣告以外就没有真东西，全是假的。”小冼道：“那也不尽然，贪污犯、腐败分子还是真的，每天都是‘共和国第一大税案’；‘某领导以权谋私一点三亿元’……反正不说这些就不成报纸。”

喝了一口酒，小冼又补充道：“不过明星都是先造后炒，全部都是。”浩明说：“没那么绝对吧，一点料都没有怎么炒？！”老季和小冼全笑起来了，老季道：“真他妈是童男子，你昨天才出生啊？”小冼道：“连戴安娜都要借助于媒体扬名，有谁是不需要炒的？”浩明道：“人家是戴安娜嘛。”“没有名的一样能炒，”老季来劲了，“比如你的女朋友秀秀，这个名字太街坊了，既不香艳也不神秘，我们给她改一个艺名叫纤纤，写一条新闻，‘纯情女孩拒拍三级片’，配一张文静羞涩的照片，立刻有导演排着队请她拍戏。”

浩明笑道：“国内哪有什么三级片？”老季道：“香港嘛，香港名导李翰祥。”小冼帮腔道：“死无对证。”浩明道：“李翰祥是拍宫廷片的？”“你怎么知道他就不改变戏路了？”小冼振振有词，跟真的一样。浩明又道：“文秀又不是波霸，三围都偏瘦，有什么本钱？”老季笑道：“你脑袋里都是猪肠子？给波霸造新闻，就说她出家了，除了和尚，哪个男人不流鼻血。”

浩明实在是佩服老季，想到池晓平出走，公司倒闭，对他来说是寿终正寝，以他的脑袋搞创意，苦死白死，还是安心干饭馆吧。

千万别把爱好当成特长。

酒喝到微醉时，浩明的脑子已经有点乱了，但出于年轻，

他得硬撑着。这时他的小洗说：“怎么样，浩明，我们平白能把女朋友捧红，你敢不敢打赌？”不等他回答，老季道：“借他胆子他也不敢打这个赌。”

被他们一激，浩明砰的一下就把钱包拍出来了，可他舌头硬说不出话来。老季翻了翻他的钱包道：“空的，你拍那么响干什么？还以为到外面接着喝呢。”小洗也翻了翻钱包，翻出一张文秀的照片，果然是文静羞涩并且美目顾盼，小洗拿了照片对老季道：“他答应打赌了。”

老季咧嘴笑了笑，也昏睡过去。

第二天早上，浩明是被母亲摇醒的。后来又昏昏沉沉地坐在早餐桌前，丽明在他面前蹴了一碗白粥：“你看你那个猫样，昨晚我和妈拖死狗似的把你拖下来，你又没有什么量，一喝酒会乱性的。”浩明不快道：“我们都是男的，乱什么性？”浩明这才想起来紧要的事，昨晚发生了什么，更是一丝一毫也记不起来了。

雪莲花东北菜馆开张的时候，姜大发又飞过来了一趟。浩明请了醒狮队来热闹了一番，同时遵姜大发的意愿，自己买了若干个花篮摆在大门两侧，以示庆贺。花篮上的彩条迎风飞舞，写着吉祥如意的话和杜撰出来的各大公司的名称。

开饭馆要跟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除了工商、税务不谈，还有卫生检疫、城建管理、街道办事处、派出所、环保等部门，均得打交道。饭店开张的头两个礼拜，食客全部八折优惠，姜大发则是天天请客，与各部门沟通关系，浩明陪在旁边，算是认清了各路神仙。酬饭并不好吃，光记这些人的名和姓，是主任不是科长，就得费不少脑筋，浩明陪着笑脸，心

里很烦。

大厨和二厨是姜大发从东北带来的人，服务员和一些小工是浩明招的，姜大发说，除了咨客以外，其他尽量招一些粗手笨脚的，只要肯干活就行，免得一天到晚磨洋工，或者干脆就跟食客跑了。

说来也怪，大发在饭馆坐店的这段时间，真是风平浪静，什么乱七八糟的事也没有，生意还挺红火。走前，大发嘱咐浩明：“前段时间我请的客人，一个也别得罪，好好给我招呼着，该优惠的优惠，该免费的免费，给足人家面子，只要有事开了口，就别让人家空着手回去……只有一种人你不能服软，就是来吃派款的。”浩明问道：“什么叫吃派款的？”大发道：“就是所谓有黑社会背景的人，他说手头紧了，你给了他一次，他吃定你了。”浩明：“这不是流氓吗？”大发提高嗓音道：“对啊，对付这种人，你也得是流氓。”浩明道：“可我不是流氓，我也不会打架。”大发盯着浩明，狡黠地一笑：“所以要跟派出所的人搞好关系，还有……该出手时就出手。”

浩明笑了起来，心想现在哪还有这样的人，虽不算太平盛世，总还不是旧社会吧。

大发走后不久，一天中午，饭店里来了两个衣着看不出身份的人，他们神情严肃，自称是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的工作人员。开始，浩明对他们还挺客气的，倒了茶，解释了几句：“我们不是粤菜，不会吃孔雀穿山甲。”来人打开菜谱，指着红烧孢子肉一行，对浩明怒目而视。浩明笑道：“这是写着撑门面的，我都没吃过，见都没见过，有些菜我们是空运来的，但绝对没有孢子。”来人哪里肯信，非要罚款不可。浩明道：

“我把仓库、冷藏室、配餐室统统给你打开，你搜出孢子肉，我认罚还不行吗？”

来人又不肯搜，又不肯走，浩明没了耐心就跟他们吵起来了，那两人也不是省油的灯，扬言第二天给雪莲花曝光。

第二天他们还真带记者来了，浩明一看，竟是“老枪”。季风也愣住了，拉住浩明问道：“你不是出盒带、推歌手的吗？怎么干起餐馆来了？”浩明支支吾吾语焉不详，那两个人见他们认识，也觉得戏有点唱不下去了。

季风把浩明扯到一边道：“他妈的两边都是朋友，这样吧，我叫他们不罚你，不过你也得给搭个台阶，请他们吃一顿，这样人家也好下台。”浩明无奈，便把一干人带进雅座，上了酒菜，想也想不到是大团圆的结局。

至于菜谱上的“红烧孢子肉”，服务员已经连夜用涂改液把它涂掉了，换上了一个“酱爆鸡丁”。

晚上，浩明没事往三楼去，季风在赶稿，冼雄财正泡方便面，见到浩明，指着季风道：“中午在你那里吃了一顿，下午赶出一集电视剧来，绷到这会儿都没提个饿字。”季风光笑，手还不停地写。

小冼又道：“浩明，秀秀上报纸，你也得请我吃一顿。”浩明道：“秀秀上报纸干什么？”小冼笑道：“你装什么糊涂？不是跟我们打赌吗？过两天可就见报了啊。”浩明不解道：“打什么赌？”老季忍不住插嘴道：“玩失忆啊你？”手还是没停下来。

闹清怎么回事之后，浩明不干了，连声说这个玩笑开得太大了，一旦当了真，跟秀秀吹了事小，鸡屎香有可能刷了

他，好人家的好女孩儿，哪会有人打主意去拍三级片呢？洗雄财道：“稿子已经发出去了，那是撤不下来的。小报的主编也是主编啊，你玩我啊？撤稿，说得容易！”

这时老季才放下手中的笔道：“你怕什么？这是好事，女孩子红了才有财路，难道你也是木脑壳？”浩明急道：“那也不能胡来，要靠本事的。”小洗道：“你怎么知道你女朋友就没本事？”老季道：“没本事靠炒，有本事更要炒啊，像现在卖价最高的画家，你以为他真是凭画画，人气急升，升到比死了的画家卖价还要高？靠托儿嘛！托儿你懂不懂，我们现在就是你老婆的人梯，将来她红了，别忘记我们啊！”

浩明被他们说哑口无言，只好慌慌张张地去找文秀，文秀坐在家看电视。浩明道：“你演出回来了？”秀秀道：“今天的演出取消了。”“为什么？”“卖票不好呗，只卖了12张出去。”

“那你怎么不来找我？”浩明边说边坐到文秀身边去。文秀道：“你开饭馆以后，晚上回来都快10点了，不三不四的，我找你还能干吗？”浩明想想也是，道：“那我现在陪你去吃宵夜吧。我们去吃艇仔粥、猪肠粉。”文秀起身放下手中的瓜子，但也不如以前快活了。

浩明道：“你怎么了嘛？”文秀道：“我们现在只发百分之七十的工资了，你说木偶剧团会不会解散？”浩明不置可否。文秀喃喃自语道：“总不能让我替我妈看鸡档吧。”这么说着，脸上真是一片茫然。浩明见状，忙道：“我天天焦心的，也正是这事。”然后把他与小洗老季打赌的事说成他怎么精心策划了包装推出文秀的宏伟计划，文秀听了之后，惊喜得两眼亮

晶晶地直冒绿光。

冷静下来之后，文秀道：“你说文章快发表了，怎么没人来采访我啊？”浩明道：“他们采访我了啊，你的事我什么不知道？我钱包里有你的照片，也提供给他们了。”文秀急道：“那张照片照得不好，我这里有新照的靓像。”说完就要起身去里屋翻照片，浩明忙拉住她道：“以后要用照片的时候还多呢！”文秀这才高兴地依他坐下。浩明对她说道：“秀，走红的第一步就是多搏出位，温温吞吞的肯定不行，所以……”文秀道：“怎么出位法？”浩明故意不经意道：“比如说香港导演找你拍过片啊。”文秀瞪圆眼睛道：“那不是说大话嘛。”浩明道：“所以说你不懂策划嘛，这不是扯谎，这是策略，引发人们兴趣的策略。你说南国一点红唱歌有什么好，可你不能说她没声线，哑，要说她是豆沙喉，有磁性。她的盒带都是推出去的。”

文秀突然搂住浩明的脖子，亲了他一下。

大概是浩明觉得受之有愧，所以他并没有什么强烈的反应，本来是计划挨骂的，结果情况是出乎意料地好。

在广州，党报之外的报纸养活了一大批有志先锋，或者怪诞、边缘、摇滚、任何事都神圣不起来的流浪记者，同时也娱乐了民间大众。大众文化说到底就是媚俗，越是八卦新闻越有读者。所以各种各样的商报、文化文艺类报纸在这里是大行其道，都能找到自己的读者群。

不过，文秀的新闻登出来之后并没有引起什么轰动，现在的读者越来越成熟，你说什么我就信什么呀？解解闷而已。

菜场的人跟鸡屎香开玩笑，鸡屎香不以为意，笑道：“我

的女儿我还不知道？哪会有人找她拍三级片？人还没发育清楚，我去拍还差不多。”

然而，浩明的妈妈和姐姐对此都很认真，她们如临大敌地把报纸拿给浩明看，浩明也只好做出吃惊的样子。丽明皱眉道：“我说她这个人不行嘛，下回人家找她拍怎么办？说不定她答应拍了。”浩明脱口而出：“哪还会有下次？”丽明瞪他一眼道：“你又知道？”

母亲也对浩明道：“演演木偶戏就算了，你叫她别东想西想的，蟹脚巷还真能飞出什么金凤凰？”丽明不快道：“当脱星能成什么金凤凰？”母亲愁道：“她当然不是要脱啊，不过说一说，想走上影视道路嘛。”丽明撇了撇嘴。

也还是有小的制作公司来找文秀，开口就问：“有没有人照顾你？”文秀听不懂：“照顾？我妈照顾我啊。”人家跟她解释，新星都有人照顾的，其实说到底，普通的女孩儿傍大款是被“包”，小星就叫“照顾”。现在制作公司不会无缘无故地捧新人，小公司是想也白想，根本没能力，所以他们盯住新人后面的大款，他们只能赚这种人身上的钱，见文秀没人照顾，连台词都是：那搞什么搞？

最后一家公司说，只好我们搏一搏了。他们准备为文秀拍一组剧组，大做文章说她在拍戏，图文并茂，至于这些戏怎么无疾而终，相信不会有多少人关心。他们告诫文秀：“如果有人出面愿意照顾你，千万不要拒绝噢，只要有资金到位，我们立刻订做剧本，包你一炮走红。”

周末的傍晚，浩明都会回家吃饭，通常母亲要煲一个真材实料的靓汤。

盛好汤以后母亲说：“我们先吃吧。”浩明道：“家姐怎么还没回来？”母亲叹道：“她今天没去上班，请了假。”“那人呢？”“在房间里不肯出来，生闷气。”“为什么事嘛？”“失恋喽。”

“她，恋过吗？”浩明奇道，“我怎么不知道？”母亲道：“就是她那个香港笔友，通了三年信，一直好好的，突然就不来信了。”浩明道：“那为什么呢？难道出了车祸。”母亲拍了浩明一下：“你积点德啦，那边没事，是你姐姐寄了张照片给人家，两个月了，都没有信来。”浩明急道：“她这个样子，当然不能寄照片啦。”母亲道：“不是这个样子，是10年前的照片，很年轻的……”

浩明无言，半晌才道：“那就算喽，缘尽缘去嘛。”母亲无奈道：“我也这么说，她得听才行的。”

虽然姐弟俩总是争争吵吵的，嘴上官司，浩明不见得真的一点不关心丽明。他喝了一碗汤，便去劝家姐出来吃饭。丽明没有锁门，只是倒在床上，脸冲墙壁躺着。浩明道：“他不要你也不等于你很差，运气不好嘛。”丽明不理他，浩明又道：“不过你想人家香港身份，人家当然想你年轻貌美啦。”丽明还是不理，浩明继续说道：“其实香姨上回给你介绍的那个人就不错，你不嫌人家有两个孩子……”

这时丽明一个翻身起来，指着浩明的鼻子骂道：“别提你那个丈母娘鸡屎香，她介绍的人，两个孩子都上大学了，那人该介绍给妈才对！”一边说，一边抓起枕头泄恨般地砸向浩明：“你到底是来劝我还是来气我？”

浩明捡起地上的枕头：“你不同意就不同意嘛，何必骂

人？”

以往，因为饭店周末的客人较多，浩明吃完晚饭都要赶回去，再守一会儿才放心，今天因为丽明的事耽搁了，结果就出了问题。

饭店里的一个小工慌慌张张地跑到鲁家，见到浩明急道：“饭店有人来闹事，都快打起来了！”浩明一听便冲出家门，一边叫小工到派出所报案，一边飞似的往饭店跑，吓得鲁妈妈和丽明出来大喊，叫他当心点。

浩明心想，准是有黑社会背景的流氓来吃派款了，他牢记姜大发的话，绝不能向恶势力低头，即使是一介书生，也要跟他们斗争到底。不管怎么说，雪莲花的生意还不错，也就难怪有人眼红，但如今世道艰难，找一份工不容易，所以饭馆里从小工到浩明，大家都想生意好，多分钱，谁肯把利益拱手相让呢？一踏进东北菜馆的门，浩明就觉得打骂声、玻璃瓷器的破碎声颇为刺耳，椅子、酒瓶在空中飞来飞去，东北二人转的曲调向来是饭馆的特色音乐，仍在混战中欢快地唱着……他的脑袋一热，不顾一切地抄起一张椅子，叫喊着冲进人群，乱砸一气。

不知道什么时候，他的脑后似乎被人重拍了一下，他只觉得两眼一黑，便直挺挺地向前栽倒了。

当鲁浩明昏昏沉沉地睁开眼睛时，感觉周围一片白晃晃的，辨认了一会儿才发现是躺在医院里，文秀和丽明守在他身边。丽明低声埋怨道：“店又不是你的，要你去这么拼命？妈听说你浑身是血，腿都软了，现在还躺在家里呢。”

浩明还没来得及跟文秀说话，病房里进来了两个公安民

警，说是要录口供，叫文秀和丽明回避一下。

虽然头痛得厉害，浩明还是坚持坐起来，他尽量不让自己激动，但口气仍然忿忿不平：“……这些人仗着有黑社会背景，欺行霸市，为非作歹……”公安人员道：“据我们了解，这件事是由食客喝醉酒调戏女服务员引起的，跟黑社会好像没有关系。”浩明一听就愣住了。公安人员继续说道：“你身为饭店的负责人，不去制止这场打架斗殴，反而推波助澜，抬着椅子到处乱抡……当然了，人不是你打死的……”

听了这话，浩明不觉两眼发直，差点没昏死过去，他万万没想到会闹出命案，不觉惊出一身冷汗。

打死人的是女服务员阿婷，人长得眉清目秀，台山人，从小学台拳，功夫了得。浩明留她的目的是以防万一，对付江湖之人。人家调戏的也不是她，她打抱不平，竟失手打死人。现在公安局已经把阿婷收审了。

足足养了半个多月，浩明才伤好出院，不过并没有轻松愉快可言，他知道麻烦事还在后面。

这一宗命案，一头是死者家属打官司索赔，另一头是阿婷的父母从台山赶来，向浩明要人。于是浩明便陷入了旷日持久的烦恼之中。雪莲花东北菜馆倒还是照常营业，但律师啊，死者家属啊，阿婷的父母啊走马灯似的到饭馆来找浩明，浩明还得满脸堆笑，谁也不能得罪。

有一天晚餐开市时间，咨客来找浩明说又有事找他，浩明烦道：“你就说我不在，以后这类人替我挡一挡。”咨客转身出去，却见文秀满脸阴云地立在办公室门口，杏眼圆睁着：“鲁浩明，你叫人挡我爸我妈？”

浩明怎么会想到区伯和香姨会到饭馆来？何况区伯远在哈尔滨，急忙迎出门来，要请他们一家进雅座吃饭，区伯阴沉着脸道：“饭我就不吃了，到办公室跟你谈点事。”

区伯一进办公室就把桌子拍得惊天动地，大骂姜大发不是人！浩明斗胆问他老人家发生了什么事？区伯气得不知从何说起。文秀便道：“姜大发炒了我爸的鱿鱼。”浩明疑道：“区伯做的点心，不要说在哈尔滨，就是在广州也是数一数二的。”香姨也道：“谁说不是，泮溪酒家还高薪请他呢。”

“所以这个姜大发，”区伯气道，“他虚情假意地请我，给我很高的工资，平时问寒问暖，还陪我喝喝老酒，我就放松了警惕。其实他配给我的助手，都是一门心思来偷师艺的，现在他们什么点心都会做了，就把我炒掉了。”香姨也是怒火万丈道：“这个人真是黑了心肝。浩明，你不要给他干了，把这个烂摊子丢给他！”文秀也道：“你还犹豫什么？等你把饭店给弄好了，下一个炒的就是你。”

浩明心想，雪莲花餐馆的事是自己没处理好惹大的，现在担着命案和官司，自己突然消失不是比池晓平还可恶？再说到底怎么办自己也要好好想一想。

见他一声不吭，区伯不快道：“浩明，你早晚是我们家的人，这件事你自己看着办吧。”说完起身就走，头也不回；香姨也跟着走了，还瞪了浩明一眼。区伯在火头上，心想，不是亲儿子，怎么都不行啊！他当然也不愁找不到工作，总是身怀薄技嘛，只是拿惯了一万二万工资，再看几千块钱都是小钱，最主要的是受骗的滋味很不好受。

只剩下文秀和浩明相对而立，文秀气道：“你这个人怎么

一点血性也没有？”浩明道：“工作上的事你总得容我好好想一想，再说是我闯的祸，我怎么可能一走了之？”文秀道：“你就是为了我，也不该这么优柔寡断，你看我爸气的，眉毛都白了几根。”浩明道：“所以你要劝劝你老爸喽。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这是人之常情，不打东家找西家，生这么大的气值不值得啊？”

这下真把文秀惹火了，恨道：“我原来以为你只是穷，现在才发现你还无情无义，真不知道我图什么？”浩明被人踩了痛处，加上这段时间心烦意乱，也就顾不得那么多了，反唇相讥道：“你还没找到照顾你的人就嫌我穷了？我当然没有大款那么有情有义了。”文秀也不相让道：“我要是能找到照顾我的人，气死你。”

说完文秀就跑了，把办公室的门狠命一摔，门撞上后还噗噗噗地响了一阵，浩明只觉得后脑勺一阵阵的隐痛，该不是留下什么后遗症了吧。

这天晚上，浩明回到家，黑口黑面，谁也不理。

丽明和母亲正在看电视，喝糖水。母亲给浩明盛了一碗雪耳木瓜，浩明不喝。母亲道：“你也失恋了吗？”丽明没理他们，最近有人送她一只猫，她的心情渐渐好了一点，小猫名叫小明。

浩明对丽明道：“家姐，你们公司董事长的女儿嫁掉没有？我想跟她好。”后面的话在心里说，我他妈的也找个人照顾，看谁能气倒谁。丽明没表情道：“嫁掉啦，现在快生孩子了。”浩明道：“这么快？”丽明道：“未婚先孕嘛。”浩明道：“那你介绍给我的时候她就怀孕了？”丽明道：“很奇怪吗？找富家

女是要付出代价的。”停了一会儿又道：“不过你现在想付出代价也晚了。”母亲道：“你们别吵了。浩明，你是不是跟秀秀吵架了？”浩明不想提这件事，正巧脚下碰到一个毛茸茸的东西，不觉啊了一声，见是小明，气急败坏地蹬了一脚，小明期期艾艾地跑到丽明跟前。丽明抱起小明道：“小明惹你啦？告诉你们，小明是有自闭症的……”接着她拍拍桌子道：“人人都献出一点爱好不好？”

浩明骂了一句：“有病。”回了自己的房间。

隔了一段时间，姜大发来到广州，他当然已经知道广州出事了，但是真正决定启程，是接到了法院的传票。

这次的姜大发一反常态，再不是和颜悦色、凡事不计较的那个东北佬，而是完全拉下脸来了。对鲁浩明当然也没什么好气。

饭馆里的全体工作人员开会，姜大发对那个被调戏的女服务员破口大骂，你以为你是什么金枝玉叶？人家摸摸都不能摸了？摸摸怕什么？！又不会在雅座里把你强奸，你又哭又闹的？现在可好，客人被打死了，阿婷给关起来了！你知道我们要赔多少钱？把你卖了也赔不起！你他妈的今天就给我滚蛋！

没有一个人敢吭声或抬起眼皮，鲁浩明自然也不敢开腔，被骂的小服务员捂着脸哭着跑了。

浩明还是第一次看到姜大发凶相毕露，一个人在突发事件面前是不易掩饰自己的。

“顾客是上帝，你们懂不懂？！”姜大发继续骂：“以后客人让你们坐在他腿上你们也得给我坐，那是抬举你们！你们

算什么?! 当三陪都不够资格! 谁觉得拉不下脸来, 立马走人! 我平常是怎么对你们的? 包吃住, 奖金不封顶, 你们他妈的给我惹下了人命官司……”

再听下去, 浩明也觉得绷不住了, 可是浩明心里很清楚, 只有姜大发和池晓平这样大奸大雄的人才能在这个社会上挣到钱, 勤劳致富那是水中月, 镜中花, 勤劳只能致癌。他突然明白了, 以他的性格处事能挣钱他都不会快乐。

他感到前所未有的彷徨。

闲暇时间, 他也不到三楼去了, 他觉得老季和小冼过得有意思, 可又分明不是他的生活。有时他真的很茫然, 为什么别人活得楚河汉界, 只有他自己是模糊一团的。

接下来是旷日持久的官司, 他每天陪着气势汹汹的姜大发上下左右地周旋。

一天下午, 浩明陪姜大发去中级人民法院开庭, 他们请的律师是个五短身材的男人, 却又有点女高音, 说话声音又细又快, 本来比较清楚的事让他一说, 谁听了都是一头雾水, 死者家属请的律师倒是女人男相, 说话低沉但条理清晰。

姜大发一开始就不喜欢这个武大郎似的律师, 问了浩明好几次, 这是从哪儿找来的? 浩明支支吾吾地语焉不详, 其实他哪认识什么律师, 只好让季风代请朋友, 律师费还要得挺高。浩明也曾质问过老季: “你这朋友到底是不是律师? 怎么胡搅一气?” 老季一推眼镜: “经济案包打包赢, 先就得胡搅啊, 法官都糊涂了, 事就好办了。” 浩明急道: “可我们不是经济案啊!” 老季道: “我知道是命案啊, 但人已经死了, 最后还不是得落实到赔偿, 还是经济啊!” 说完两手一摊, 十分

的理直气壮。

季风教导浩明：“你要搞那么清楚干什么？由他去吧，反正目的就是少赔嘛。”

所以开庭的时候，浩明两眼发直、走神、脑中空白。两个律师唇枪舌剑，这个坐下那个站起，滔滔不绝各抒己见，热闹是热闹，但姜大发也是一脸困顿的样子。

女高音的律师还真不是吃素的，他调看了死者以前的住院病历，发现他曾经患有慢性血小板紫癜，这种病挨打之后流血止不住；如是内伤，便会引起全身衰竭性死亡。这个问题的确将直接影响到赔偿的数额和阿婷的刑期，所以双方争执不下，死者的律师称死者的慢性病已经治好。法院决定休庭，另请专家审议。

在法院的走廊上，浩明意外地发现了一个熟人，这是一个不到40岁的女人，素面朝天，显得表情肌微微下垂，曾经十分妩媚的丹凤眼，已有了明显的鱼尾纹，即使不笑也清晰可见。她的脸不仅苍白，而且干枯，一副冷漠的表情，浩明一时根本无法相信她就是南国一点红。

她穿着号衣，戴着手铐，被两个身穿制服的女警押着，女警的表情更加冷漠，她们走进了另一间审判室。

浩明呆立原地，见姜大发已走出好远回头望着他，他便指指洗手间，示意姜大发先走。进了洗手间，浩明又站了一会儿，估计姜大发已经离去，便重新出现在走廊上辨认出南国一点红刚刚走进的审判室，从后门溜进后排落座。

里面人稀稀落落的也不知何方神圣，猜也猜得出是当事人的亲属。与浩明他们的情况相反，这里显得平静许多，审

判长和律师等人的语气完全是例行公事，没有什么感情色彩。这次是终审判决，如有什么急风骤雨，想必在以前的漫长审理过程中演绎过了。

案情其实并不复杂：南国一点红和池晓平姘居已有8年，现在的池晓平已成为秘密富豪，谁也不知道他现在有多少财产，更不知道他现在具体做什么生意。只略知他是靠做药物乳罩发家的，这之前曾是一名业余诗人，写过什么也无人知晓。后来又做过不少生意，其中包括做盒带和有声读物，也就是在这段时间与南国一点红的关系飞速发展。

他们同居到第五年，池晓平终于摆脱掉原先的婚姻状态，成为自由身。在这之前，经济条件有限，加上离不掉的妻子百般纠缠，他和南国一点红的关系还是比较稳定的；南国一点红未婚，跟定池晓平时已有28岁，她不是那种头脑简单的女艺人，除了唱了几年歌之外，应该说是池晓平很好的贤内助。

然而，池晓平离婚之后，一直不愿意跟南国一点红结婚，这使两人的感情出现裂痕，吵架的次数渐多也渐频繁。拖了一年多的时间，池晓平开始对影视明星发生兴趣，尤其喜欢一掷千金照顾小星，因为这类人年轻貌美，又还没有成人精，所以交往起来别有一番味道。最残酷的是，池晓平并不避讳南国一点红，他觉得她应该能够理解他，再说反正都是没有结果的，南国一点红也不必认真。一开始的时候，南国一点红也的确是一忍再忍，但人的耐性是有极限的，一旦池晓平换得太勤了，而且成为一种癖好，南国一点红终于受不了了。她知道池晓平是不会跟她结婚的，决定要他一笔生活费，分

道扬镳。

池晓平染上明星癖以后，就不大去南国一点红居住的别墅，这别墅本来也是他给她买的。那天接到南国一点红哭哭啼啼的电话，池晓平决定晚上去一趟，了掉这件事，随身也带了支票本。

这天晚上，南国一点红并没有又哭又闹，而是精心地梳洗打扮了一番，还穿上了池晓平给她在香港定做的一件旗袍，粉蓝色的底，胸前绣着几朵白玉兰花。同时，她还颇费心机地做了一桌好菜，煲了靓汤，开了一瓶人头马，餐桌上点了两支红烛。

南国一点红面色楚楚哀怨道：“咱们好了八年，也算是一段情，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我以前没嫁人，以后也再不会嫁人了。分手以后，如果你哪天想起我，就来找我吧，别有任何顾虑……”说完，她举起酒杯，眼中的泪光娇盈欲滴，令池晓平心里也不好受。他给了南国一点红一张空白支票，表示要多少你随便拿吧。

但是，池晓平毕竟是池晓平，他永远是棋高一着的，就在南国一点红起身去建伍牌音响旁换上她自己的CD碟时，池晓平将自己手中的酒杯与美丽而哀怨的女人的酒杯换了个位置，这才放心地一饮而尽。

他万万没想到，南国一点红在两杯酒里都下了毒，她本意就是要与他同归于尽的，喜酒即毒酒，九泉之下也做夫妻。

两个人在同样的绝望和痛苦中，池晓平用手机拨了“110”，但他是空腹喝酒，毒素在很快的时间内便被肌体吸收，而南国一点红有吃零食的习惯，在医院中洗胃、输液，竟被

奇迹般地救活了。

法院判南国一点红无期徒刑，她表示不再上诉。

她一直背对听众席站着，浩明看不见她的表情，很快她就被女警押走了。

本来零星稀落的亲属也很快散去，审判室里只坐了浩明一个人。他坐了好一会儿，并没有什么特别震撼的意识和思维，只是突然想起电视片《百年风云录》中的一句广告词：20世纪是一个充满变数的年代。许多事情的结果真是让人难以预料啊。

傍晚下班的时候，浩明在蟹角巷的路口碰到冼雄财，便跟他一路回家，随口问道：“老枪呢？”冼雄财无奈道：“有饭局，我又得泡方便面了。”快到家门口时，小冼又道：“鲁浩明，你打赌输了，就不敢到我们楼上来了？”浩明没心思道：“文秀别说大红大紫，还没踏上星路呢，怎么就是我输了？”小冼笑道：“你倒可以演戏了，简直是无痕迹表演。文秀天天拍戏，你在我跟前装大瓣蒜。老枪现在正给她度身定造剧本呢。”浩明惊道：“有人照顾她啦？”小冼道：“反正是人气急升，撞上星运了。你看咱们的本事，那叫平地一声惊雷，从此改变了一个女孩儿的人生道路。”

晚饭浩明只象征性地吃了两口，然后倒在自己的床上望着天花板发呆。记忆犹新的南国一点红的身影变成了区文秀，不同的是，今天在法院的走廊上，南国一点红微低着头，不看任何人，当然也就没有发现鲁浩明震惊的模样，而区文秀，却是自始至终都恶狠狠地盯着他。

天黑以后，浩明去找文秀，果然她可能是去拍戏了，不

在家。浩明因为没有及时地离开雪莲花东北菜馆，区伯和香姨都对他爱搭不理的，他也不便进屋问个究竟，只好独自一人跑到杨箕村的路口干等。足足等了四个钟头，冒着被除名的危险，也没回饭馆说一声。

一辆黑色的奔驰车停在咱口，文秀从车上轻盈地下来，还手扶车门左顾右盼了一下，恨不得碰到一打的熟人或蟹脚巷的街坊，然而她好像什么都没看见，只是动作张扬地啪的一声关上车门，奔驰车绝尘而去，文秀在黑暗中挥了挥手。

走到浩明跟前，文秀才认出他来，不觉嗔道：“你怎么在这儿？我还以为是‘搏头党’呢！”浩明根本不理她那个茬儿，气道：“有人照顾你啦？”文秀不语，像许多粤语影片中初落风尘的女孩儿。浩明吼道：“到底是不是？”文秀赌气道：“是啊，人家请我吃完龙凤粥，开奔驰把我送回来！”说完不理浩明，径自往巷子里走。

浩明不顾一切地跑过去，抓住文秀像摇枣树那样摇，喊道：“你不能选择这条路，将来会很惨的！”文秀若无其事道：“还会惨过选择你吗？”“你不要用这种语气说话好不好？”浩明服软了，痛心疾首道：“我知道都是我的错，我错先！我不应该拿你跟人家打赌……”这回是文秀抓住浩明：“拿我打赌，到底怎么回事嘛！”浩明轻描淡写地说了几句，文秀火冒三丈道：“好哇鲁浩明，你还说是为我精心策划的，原来是……这样也好，我们俩从此一刀两断！”浩明这下也火了：“你总算找到照顾你的人了，当然要把我一脚踢开！”

文秀哇地一声哭出来：“哪有什么人照顾我？我现在肚子饿得咕咕叫，刚才是搭女主角的顺风车！我多想有人照顾我，

现在哪还有这样的好心人啊！”浩明迟疑道：“你不要骗我啊，那你怎么现在有戏拍，还有人给你度身定造剧本？”

“就是跟你打赌的枪哥啊，他看根本没人照顾我，小的制作公司又没有能力，只好把我介绍给他认识的导演，给我一个小角色……”文秀不情愿地说道。浩明还是不肯信，又追问定做剧本的事，文秀道：“有人请枪哥写剧本，他说把女主角写得像我，这样我才有机会……枪哥真是好人。”浩明不快地道：“你别一口一个枪哥的好不好，真让我听了肉麻。”文秀道：“你吃醋了？”浩明硬颈道：“你以为你是林青霞啊？”

浩明陪文秀去吃宵夜，两个人坐在大排档里。大排档是占道经营，只有夜晚才能搬到人行道上，营业至凌晨。文秀吃牛肠粉，浩明告诉她下午撞见南国一点红的事，文秀听后也很惊讶，不过想了想又说：“其实她机会都不错的，只是自己没有好好把握，她如果拿得起放得下，也不至于沦为杀人犯。”浩明心想，我平常还真小看你了，以为你纯而又纯，原来你心里挺有主意的。

吃着一块钱一碟的盐水菜心，文秀叹道：“有人照顾，那是多少女演员的梦想，可那是天上掉馅饼，砸不到我头上。你看我们剧组的女一号，完全是靠自己拍片，买了房子买了车，我也要像她一样，勇敢地去努力，去闯荡，用事实来证明我不比任何人差！”浩明愣在那里无言以对，心想坏了坏了，他和老枪这一赌，说不定真害了文秀。文秀少不更事，脑袋还不会拐弯呢，她见人学样，还不知干出什么惊人之举！

把文秀送回家之后，已经 12 点多了。浩明见自家的三楼还有灯光，便直接蹿了上去，果然季风在灯下伏案写稿，小

洗猫着腰画版。浩明进屋就说：“到此为止啊，我承认我输了，明天请你们吃饭。”说完走到季风跟前：“你也别度身定造了，我服了还不行吗？”

季风的眼镜片在灯下一个劲儿地反光，他把笔夹在耳朵后面笑道：“浩明，你怕什么，等纤纤红了以后，可以反过来照顾你嘛！”洗雄财和他一块儿笑起来。

性格一向谦和的浩明突然火了，脸上青一块儿白一块儿，他把季风桌上全部的稿纸和书一股脑儿地划拉到地上。小洗和老季一下子就傻了，面面相觑，一时不知说什么好，浩明狠狠瞪了他们一眼，转身下楼去了。

秋天的时候，雪莲花东北菜馆的命案官司总算有了结果，死者被专家确诊为血小板紫癜症的患者，不仅赔款比较合理，阿婷也仅被判有期徒刑 10 年。

浩明意外地得知，阿婷是看见他身陷困境、危在旦夕的一瞬间冲上去相救才失手打死了人。浩明反复地核对这件事，但一部分人说是这么回事，一部分人又说混战的时候乱七八糟，什么也看不清。

但不管怎么说，浩明决定帮助阿婷跑保外就医。

这件事很难办，要想方设法打通关节，谁闲着没事跟劳改局的人有关系！

处理完赔款的事，姜大发决定回哈尔滨去。走前他跟浩明交代了许多事，浩明一一答应，最后才说：“姜总，你开始找能管理好饭店的新人吧，等我给阿婷跑完保外就医，也等你找到了人，我就走了。”姜大发想了想问道：“你是要加工

资吗？”浩明急忙摆手道：“不不不，即使要加我也会直说。”姜大发又道：“不是为区师傅的事吧？”浩明道：“那更是两回事了。”

姜大发不动声色道：“那我就不挡着你发财了，不过我想问一句，你准备到哪儿去啊？”浩明道：“我看见报纸上登了消息，省市政府要招考国家公务员，我想试一试……”姜大发一针见血道：“这个社会就没有什么真空地带、精神乐土，你去了只会比现在还失望。”

浩明无奈地笑笑：“良禽择木而栖，可能那儿更适合我吧。”姜大发道：“那你想清楚好了，不过再想回头，可就没有你的位置了。”

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浩明觉得如释重负。

他也觉得自己很奇怪，现在有些人官都不当了，把正处、副处置之度外，为的是在自己人生的辉煌阶段就能适应铁面无情的市场经济，而他却逆潮流而动。不要说姜大发，就连母亲、姐姐和文秀都不会理解他的。

这次决定他没有跟任何人商量。

半个月后的一天，又是周末，浩明例行回家吃饭。

客厅里坐着一个儒雅的秃顶老头，丽明正在跟他争论亚洲金融风暴对香港的影响等问题。丽明穿了一件翠绿色的长袖衣，散发出化纤独有的光芒。浩明进屋便道：“你怎么有一件这么难看的衣服？”丽明瞪了他一眼，便把他介绍给客人，又叫浩明管客人叫钟老师。浩明忙道：“钟伯，您好。”丽明更正他道：“叫钟老师。”浩明只好补了一句钟老师，急忙溜到厨房去了。

母亲正在煎鱼，浩明道：“这个人是哪儿来的？”母亲道：“是你姐姐的笔友啊，突然从香港来，丽明可高兴了。”浩明道：“怎么这么老啊？”母亲道：“老吗？还好吧，他说他只有49岁。”“绝对59了！”浩明惊叫起来。母亲喝斥他道：“你小声一点，你姐姐寄的是10年前的照片，人家也可以少说10岁啊。”

浩明道：“她还嫌香姨给她介绍的人老，人家的小孩才上大学，这个人绝对儿孙满堂了。”母亲拿着锅铲道：“这个人有香港的身份证嘛！”浩明小声，但放大口型道：“说不定住笼屋呢！”母亲猛拍他一下道：“口臭！人家原来是个老师，教小学的，舞文弄墨，不可能住笼屋的……”

“他包二奶也太老了一点吧？”浩明现在不相信任何人。母亲呸地一声道：“人家老婆生病死了，都好几年了，要不怎么能跟丽明是笔友？”说完叫浩明端菜出去。浩明用鼻子哼了一声，端起汤煲，听见丽明和钟老师在客厅说了很多话。

晚上10点多钟，钟老师回宾馆去了。

丽明一扫往日的怪癖，态度和蔼可亲，又主动收拾桌子、洗碗，然后一屁股坐在沙发上，喜滋滋地叹道：“总算嫁掉了！”

见她这么有兴致，浩明也不便大泼冷水，但又怕丽明吃亏，忍不住道：“他这么久没来信，是怎么解释的？”丽明道：“他一接到我的照片，激动得就犯心脏病了……”浩明抢白她道：“这是他说的，还是你编的，怎么现在人人都是策划？”丽明道：“当然是他说的，他真是很诚心的，还给妈带了礼物。”浩明问母亲：“他带给你什么？”母亲道：“一包香菇喽。”浩明横了丽明一眼道：“我还以为是燕窝呢，你这么大声！”

人逢喜事，通常是很有肚量的。丽明说，钟老师说只要她同意结婚，就给她办旅游票去香港度蜜月，然后他们一块儿办手续移民巴拿马，坐完“移民监”，就是人家当地规定的必住时间，再一块儿回香港。否则即便是两个人结了婚，也要分居七八年，丽明才能办去香港，所以钟老师的打算，丽明非常满意。

为什么去巴拿马不去加拿大？丽明的解释是花费问题，移民加拿大的要价太高，既然最终目的是回香港，没有必要花那么多钱。

临睡前，丽明抱着小明来到浩明的房间，“从今晚开始，小明跟你睡吧，要不等我走了以后，它会绝食自尽的。”浩明道：“你走你的，它保证不会死。”但还是下床来接过小明，因为时间的缘故，他已经开始接受小明了。

丽明准备离去，浩明忍不住道：“家姐，你真的……不嫌他老吗？”这是一个残酷的问题，姐弟俩相对而立，小明在浩明怀里咪咪叫着。丽明叹道：“老总比闷好，你不知道我这心里有多闷……”

整整一个晚上，浩明尽做一些莫名其妙的梦。

由于老枪的剧本和力荐，北京有一个导演希望文秀去试镜，文秀很高兴地跑来告诉浩明。浩明知道拦不住她，便道：“需要几天？我陪你去吧。”文秀道：“不用，枪哥跟我一块儿去，他还要改本子。”

本来浩明很想发火，但文秀的语气和眼光都是单纯无邪的，他又能说什么呢？

但他知道她这一去便很难回头，无论成功与否，她不会

甘心的。木偶剧团现在也鼓励演员自谋生路，只要回来交管理费就行，文秀现在已经是背水一战，他怎么可能留住她呢？！

文艺界是个大染缸，何况文秀的引路人又的确是一支“老枪”，她的命运是可想而知的。浩明真恨不得自己一夜暴富，用最低廉的价格买来季风的作品付之一炬，然后请真正的名家为文秀写剧本，把她扶上明星的宝座。

然而空想只能泄一时之愤，文秀和季风还是登上了北去的列车。每个人都将是自己故事的叙述者，都有一个长长的人生，别人无法取代的。

那个晚上，浩明一个人去泡酒吧，喝了很多酒。

冼雄财不愿个人付房租，就搬到别的流浪记者那儿去住了。

钟老师第二次到鲁家来的时候，决定接走丽明，说他香港方面的事都办妥了。丽明也做好了一切准备，与亲朋好友道了别，大家都觉得以她的年龄、姿色嫁给一个四十多岁的香港人如同中了六合彩。

浩明醉酒的那个晚上，丽明还一直坐在他的床边劝他：“我都说了秀秀不可靠，你还不信！楼上那个人算什么东西嘛？那副样子，简直神憎鬼压……”浩明一言不发，只顾自己哇哇地吐，丽明帮他拍着后背，道：“不过你现在又有机会了，我们董事长的女儿……”浩明有气无力道：“她不是都生孩子了吗？”丽明道：“是啊，可她离婚了。前几天还跟我打听你呢！”浩明哇地又是一口。

把女儿交给一个和自己一样老的人，浩明的母亲心里还是不好受的。丽明走的当晚，她一夜没睡安稳，第二天一早

就问浩明：“巴拿马在什么地方？”浩明回答：“中美洲，一个小国家。”母亲道：“穷吧？”浩明道：“跟我们差不多。”母亲叹了口气，心事重重地走开了。

浩明对母亲道：“妈，你就别瞎操心了，家姐走的时候，抱着小明哭半天，也没抱着你哭，你这不是多余吗？”母亲道：“你说他们为什么要到那种地方去坐移民监呢？”浩明烦道：“便宜嘛，家姐不是都说过了吗？”

家里一下子显得清静了许多。

除了上班以外，浩明便在家复习功课，以便应对国家公务员的考试。母亲道：“你想清楚了？”浩明不语，仍看他的书，只点点头。母亲叹道：“你如果当上小公务员，秀秀就更难回头了。”浩明道：“你别提她行不行？”心想，哼，我看她未必就能当上什么明星。

也有百无聊赖的时候，什么都不想干，更不愿意想到前途二字。只觉得在杨箕村蟹脚巷住得太久了，这样世世代代的非常可怕，希望它快一点被拆迁，在废墟中变得面目全非，从此，以前的生活才能慢慢地演变成似乎是有趣和温馨的回忆。

某一天，浩明去了市郊搓头第二看守所探视阿婷。

阿婷见到浩明就哭了起来，她说除了她父母以外，再也没有人来探视过她，男朋友也不理她了。

阿婷哭诉道：“明哥，你一定要救救我啊。”浩明道：“我们一直在想办法，帮你办保外就医，总得先出来再说其他的，你有时候也要做出有病的样子来……你们这儿的管教干部很正统，不吃请，不收礼，我们来总是碰钉子，他们说你的身

体很好。”阿婷低下头去：“我知道怎么做了明哥。”

浩明走的时候，阿婷大大的眼睛望着他，比小明的目光还要可怜：“明哥，你走了以后不会再也不来了吧？”浩明道：“当然不会，我要对你负责啊。”

后来浩明也的确是为此事积极地奔走，但普天下好像只有这件事是一成不变的，永远是硬如磐石、铁板一块，搞来搞去没有进展。浩明都有一点后悔他的许诺太轻率了，去搓头探望阿婷变成了生活中的负担。

可是阿婷的父母并不了解这一点，他们隔一段时间就会到浩明的家来，坐一会儿，流很多眼泪，渐渐地，阿婷的事就变成了浩明的个人行为，似乎跟雪莲花东北菜馆是毫无联系了。

多少年以后，有一次浩明在街上看见区文秀了。

那时浩明早已离开雪莲花，在某机关秘书科任职。那时的蟹脚巷也已夷为平地，而后那一带便停满了载重卡车和不可一世的吊车，有些地方的地基还挖得很深很深，不知要建造出什么样的万丈高楼。

浩明的家被安置在芳村，而文秀的家却在罗冲围，这样子一分开，彼此就没有消息了。

他们是在大型超市里碰上的，像电影中的场景那样，各自推着手推车。文秀出落得非常漂亮，已经像玫瑰花一样地开放了，她很见过世面地微抬着下巴，一副金框的范思哲牌墨镜架在头顶，许多商品她是看也不看便放在手推车里。

她穿不张扬的名牌时装，黑灰色调，口红偏暗，显得颇

有风情。她根本没有看见浩明。

她也一直没有红。蹿红是很难的，成千上万的人经过不懈的努力，却像废彩票，被揉成一团或撕碎抛得满街都是，成为芸芸众生。文秀也是一样，漂到北京，漂到上海，搏杀一轮，便消失在影视圈。她演过的小角色，根本无人记起。

倒是她偶尔拍的广告，几乎家喻户晓，有时是洗衣粉，有时是果冻布丁，文秀在屏幕上展开粲然的笑容，她总是说：“不伤手就是不伤手。”“不一样就是不一样。”有时浩明一开电视，就碰上她，心里不知是什么滋味。

浩明驻足，望着文秀消失在收款台的出口，其实也是“不思量，自难忘”。

有许多事，浩明一直怀疑它们是否发生过，比如他和秀秀，他们曾经那样地亲密无间，形影不离，没有人怀疑他们是世纪的夫妻。

阿婷是在坐牢的第四年，才办成的保外就医；隔一段时间，她会去看一看浩明和鲁妈妈，她在一家医院里当临时看护。

丽明后来却不知道是怎么样了。